

2026年4月1日 星期三 责编 杨炯 版式 吕燕 校对 汪智博

有艺思

近日,电视剧《逐玉》频频登上热搜,张凌赫饰演的武安侯谢征头戴雉尾翎紫金冠甫一登场,该造型随即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夸赞“帅炸了”“英姿飒爽”“国风美学天花板”,也有人毒舌辣评“吕小布”“大圣是你吗?”

1994年版《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和1986年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都有类似的造型。其实这一造型大有来头,紫金冠上那两根被吐槽像“蟑螂触角”的羽毛叫雉尾翎,也称雉鸡翎或雉翎,是传统戏曲里武将的经典头饰。

3月27日,川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肖德美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这类翎子造型在川剧、晋剧、京剧等剧种中均有运用,常见于吕布、周瑜等武将人物,孙悟空、白骨精等神鬼角色也会佩戴翎子。



川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肖德美 受访者供图

# 张凌赫戴的雉尾翎,藏着中国戏曲美学

## 梅花奖得主肖德美解密《逐玉》造型:



张凌赫饰演的武安侯谢征头戴雉尾翎。《逐玉》剧照



京剧《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王怡饰)形象也常戴雉尾翎头冠。据北京日报

1

### 雉尾翎的历史:源于「战斗鸡」的勇武传承

雉尾翎的历史原型可追溯到古代武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武冠,俗谓之大冠……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鹖冠专供虎贲、羽林等武将佩戴,象征勇武。老版《三国演义》中的武将冠冕就插上鹖尾,可谓写实,吕布的紫金冠上两根雉鸡翎则显得夸张,是借用了戏曲头饰。

为什么武冠上要插上鹖尾?鹖,指褐马鸡,是一种雉科、马鸡属鸟类,为我国特有物种。褐马鸡身披褐色羽毛,尾羽披散下垂如马尾。褐马鸡在《山海经》中被描述为一种古神鸟“鹖”,生性好斗,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在《鹖赋》中描述:“鹖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期于必死。”《后汉书》也解释了武冠上为什么用鹖尾:“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真算得上雉科鸡中的“战斗鸡”。

头上插羽毛以示勇武的传统估计从原始部落时期就已流行,羽毛的种类、数量和佩戴位置差异都会彰显人物身份的不同,比如北美印第安人佩戴的金雕羽毛,每一根羽毛都代表一次英勇的行为或战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子路)好勇力……冠雄鸡”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带羽毛的雄鸡冠已成为勇士的冠冕。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改革,为表彰、激励武士,给武士头盔左右各插上一根鹖尾,表示佩戴者如鹖鸟一样善战好斗,不惧死亡。在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金银铜镜上也有骑马执剑,头上戴弁,弁上插双鹖尾的武士形象。秦统一六国后沿用此法,此后历朝历代惯用褐马鸡尾羽装饰武将帽盔,如北魏敦煌壁画中有武士头戴鹖冠,鹖鸟栖于冠顶;唐代鹖冠陶俑,冠前顶部饰有鹖鸟展翅。后因褐马鸡稀少,多用雉鸡尾替代,所以武冠上的羽毛便称雉尾翎。



肖德美川剧表演照。受访者供图

2

### 从羽舞到翎子,彰显角色形象与气势

雉尾翎作为一种表演道具,其使用历史可以追溯至周代的羽舞。《周礼·春官·乐师》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羽舞是“六小舞”之一,属于周代乐教体系的一部分,舞者执羽不执干戈,属于文舞,象征以文德服人。《周礼·地官·舞师》记载:“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羽舞也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用于祭祀四方。

传统戏曲让雉尾翎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其艺术形象早已家喻户晓。戏曲表演者和研究者把这种插在演员头盔上的一两米长的雉尾翎称作“翎子”。翎子可不是装帅扮酷那么简单,有没有戴翎子会体现出角色形象、气势的差异。

肖德美介绍:“是否佩戴翎子主要依据人物来区分,并非随便哪个角色都能使用翎子。”他举例说明,像周瑜会佩戴翎子,而赵云通常不戴翎子。翎子可用于展现人物的英武之气,像吕布、周瑜这类英气逼人的人物,就会佩戴翎子。旦角穆桂英、番邦将帅,以及神鬼妖怪如孙悟空、白骨精等也会头戴翎子。而书生、文官则不使用翎子。

3

### 戏曲表演的翎子功:人在舞台上「长出」尾巴

戏曲表演艺术中还有一门基本功叫“翎子功”,或“耍翎子”,演员可以借助各种舞动翎子的动作,展现出角色不同的内心情感。“这便是内心外化,通过翎子这一道具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肖德美以戏曲《芦花荡》(又名《三气周瑜》)为例进行说明,“戏里周瑜被诸葛亮气得够呛,他的翎子就会抖动不止,以此表示生气、愤怒。”

“耍翎子的技巧很多,比如搬翎子,一只手搬一根翎子叫单搬翎子,还有打翎、竖翎,这些技巧都是为了表现人物各类复杂的内心情感。”肖德美说。

在一些老戏骨和戏曲粉眼里,翎子就是人类“长出”的尾巴,替那些无法言说的内心情绪,寻到了最灵动的表达出口。川剧《连环计》里,吕布戏貂蝉时以双翎从其唇鼻间扫过,这叫扫脸翎子,表现出了吕布的轻佻;穆桂英在战场上翎子倒竖(又称“起翎”或“站翎”),则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激昂情绪。

诚如导演曾庆杰所言:“《逐玉》追求的并非严谨的考古复原,而是一种写意的东方美学表达。我们试图通过谢征的雉鸡翎,打通戏曲虚拟性与影视真实感之间的壁垒。这根翎子,是谢征灵魂的延伸,是他在这乱世中不肯低头的脊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荀超